

【现代文学精品集】

庐隐

文学精品选

庐隐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非外借

【现代文学精品集】

庐隐

文学精品选

庐隐◎著

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庐隐文学精品选 / 庐隐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2017. 8

ISBN 978-7-5143-6426-2

I. ①庐… II. ①庐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1728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庐 隐 |
| 责任编辑 | 杨学庆 |
| 出版发行 | 现代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|
| 邮政编码 | 100011 |
| 电 话 |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|
| 网 址 | www.1980xd.com |
| 电子邮箱 | xiandai@cnpitc.com.cn |
| 印 刷 |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mm×1000mm 1/16 |
| 印 张 | 15.5 |
| 版次印次 |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143-6426-2 |
| 定 价 | 45.00元 |
-

庐隐简介

庐隐（1898 ~ 1934）原名黄淑仪，又名黄英，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。笔名庐隐，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。她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，与著名作家冰心、林徽因齐名，誉为“福州三大才女”。

1903年父亲去世后，庐隐到北京舅舅家居住。1909年，她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，开始信仰基督教。1911年，她在大哥的帮助下，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，由于她很用功，最终考上了高小。1912年，她考入女子师范学校。1917年，她毕业后在北平公立女子中学、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。1919年，她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。

1921年，庐隐加入文学研究会。1922年，她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，半年后，她回到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。1926年，她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。1927年，她担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。

在随后的几年间，庐隐的母亲、丈夫、哥哥和挚友著名女作家石评梅先后逝世，她的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作品集《灵海潮汐》和《曼丽》之中。1930年，她与李唯建结婚，婚后网他们一度在东京居住。1931年起，她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。1934年，36岁的她因临盆难产而死于上海大华医院。

在五四运动时期，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。她带着“社会运动”的热情跨进了文坛大门。那时候，她写作了《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》之后，又陆续写了《一封信》《两个小学生》《灵魂可以卖吗》等作品，都具有深

刻的现实意义，呈现出封建社会及军阀统治下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，同时还写了像《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》这样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。不久之后，庐隐的笔锋转向“自叙传”的性质，她开始写自己，写爱人，写朋友，都是现实主义的，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，是真实的现实。在她《地上的乐园》这个作品中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。1927年，她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《曼丽》，是她认为“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”。

庐隐先后创作的作品还有《流星》《秋别》《寂寞》《海滨故人》《淡雾》《新的遮拦》《将我的苦恼埋葬》《寄一星》《灰色的路程》《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》《沦落》《旧稿》《前尘》《醉鬼》《寄波微》《侦探》《妇女的平民教育》《弱者之呼声》《雪耻之正当途径》《祭献之辞》《雨夜》等。

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，除了她早期若干篇作品外，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。她追求人生的意义，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，觉得人生“比做梦还要不可捉摸”，她在悲哀的海里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。她常常被悲哀所困扰，不得解脱，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。她的小说写得流利自然，多是日记或书信，带有自传性质。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，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。

著名作家苏雪林说，庐隐的作品，“总是充满了悲哀，苦闷，愤世，嫉邪，视世间事无一当意，世间人无一惬意”。苏雪林在《关于庐隐的回忆》一文中说：“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《象牙戒指》，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。庐隐的苦闷，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？经验过？但别人讳莫如深，唯恐人知，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，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。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。”

目录

散 文

- 002 春的警钟
- 004 美丽的姑娘
- 006 愁情一缕付征鸿
- 010 秋 声
- 011 星 夜
- 013 花瓶时代
- 015 月色与诗人
- 019 月下的回忆
- 023 异国秋思
- 026 最后的命运
- 028 东京小品
- 065 蓬莱风景线
- 067 我愿秋常驻人间
- 069 丁玲之死
- 071 吹牛的妙用

073	夏的歌颂
075	男人和女人
077	雷峰塔下——寄到碧落
080	窗外的春光
083	夜的奇迹

小 说

086	血泊中的英雄
090	豆腐店的老板
099	傍晚的来客
102	曼 丽
112	或人的悲哀
127	何处是归程
133	风欺雪虐
137	一个女教员
148	人生的梦的一幕
152	房 东
160	跳舞场归来
165	父 亲
188	前 途
194	秋光中的西湖
201	丽石的日记
212	乞 丐
215	红玫瑰
221	秋风秋雨愁煞人
225	水 灾
230	邮 差
233	憔悴梨花
238	狂风里



散文

序

文学精品选

春的警钟

不知哪一夜，东风逃出它美丽的皇宫，独驾祥云，在夜的暗影下，窥伺人间。

那时宇宙的一切正偃息于冷凝之中，东风展开它的翅儿向人间轻轻扇动，圣洁的冰凌化成柔波，平静的湖水唱出潺湲的恋歌！

不知哪一夜，花神离开了她庄严的宝座，独驾祥云，在夜的暗影下，窥伺人间。

那时宇宙的一切正抱着冷凝枯萎的悲伤，花神用她挽回春光的手段，剪裁绫罗，将宇宙装饰得嫣红柔绿，胜似天上宫阙，她悄立万花丛中，赞叹这失而复得的青春！

不知哪一夜，司钟的女神，悄悄的来到人间！

那时人们正饮罢毒酒，沉醉于生之梦中，她站在白云端里敲响了春的警钟。这些迷惘的灵魂，都从梦里惊醒，呆立于尘海之心，——风正跳舞，花正含笑，然而人类却失去了青春！

他们的心已被冰凌刺穿，他们的血已积成了巨澜，时时鼓起腥风吹向人间！

但是司钟的女神，仍不住声的敲响她的警钟，并且高叫道：

青春！青春！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！

它有美丽的翅儿，善于逃遁，

在你们踌躇的时候，它已逃去无踪！

青春！青春！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！

世界受了这样的警告，人心撩乱到无法医治。

然而，不知哪一夜，东风已经逃回它美丽的皇宫。

不知哪一夜，花神也躲避了悲惨的人间！

不知哪一夜，司钟的女神，也不再敲响她的警钟！

青春已成不可挽回的运命，宇宙从此归复于萧杀沉闷！

美丽的姑娘

他捧着女王的花冠，向人间寻觅你——美丽的姑娘！

他如深夜被约的情郎，悄悄躲在云幔之后，凝视着堂前的华烛高烧，欢宴将散。红莓似的醉颜，朗星般的双眸，左右流盼。但是，那些都是伤害青春的女魔，不是他所要寻觅的你——美丽的姑娘！

他如一个流浪的歌者，手拿着铜钹铁板，来到三街六巷，慢慢的唱着醉人心魄的曲调，那正是他的诡计，他想利用这迷醉的歌声寻觅你。他从早唱到夜，惊动多少娇媚的女郎。她们如中了邪魔般，将他围困在街心，但是那些都是粉饰青春的野蔷薇，不是他所要寻觅的你——美丽的姑娘！

他如一个隐姓埋名的侠客，他披着白羽织成的英雄氅，腰间挂着莫邪宝剑；他骑着嘶风啮雪的神驹，在一天的黄昏里，来到这古道荒林。四壁的山色青青，曲折的流泉冲激着沙石，发出悲壮的音韵，茅屋顶上萦绕着淡淡的炊烟和行云。他立马于万山巅。

陡然看见你独立于群山前，——披着红色的轻衫，散着满头发光的丝发，注视着遥远的青天，噢！你象征了神秘的宇宙，你美化了人间。——美丽的姑娘！

他将女王的花冠扯碎了，他将腰间的宝剑，划开胸膛，他掏出赤血淋漓的心，拜献于你的足前。只有这宝贵的礼物，可以献纳。支配宇宙的女神，我所要寻觅的你——美丽的姑娘！

那女王的花冠，它永远被丢弃于人间！

愁情一缕付征鸿

颦：你想不到我有冒雨到陶然亭的勇气吧！妙极了，今日的天气，从黎明一直到黄昏，都是阴森着，沉重的愁云紧压着山尖，不由得我的眉峰蹙起，——可是在时刻挥汗的酷暑中，忽有这么仿佛秋凉的一天，多么使人兴奋！汗自然的干了，心头也不会燥热得发跳；简直是初赦的囚人，四围顿觉松动。

颦！你当然理会得，关于我的癖性，我是喜欢暗淡的光线，和模糊的轮廓，我喜欢远树笼烟的画境，我喜欢晨光熹微中的一切，天地间的美，都在这不可捉摸的前途里，所以我最喜欢“笑而不答心自闲”的微妙人生。雨丝若笼雾的天气，要比丽日当空时玄妙得多呢！

今日我的工作，比任何一天都多，成绩都好。当我坐在公事房的案前，翠碧的树影，横映于窗间，淅淅的雨滴声，如古琴的幽韵，我写完了一篇温妮的故事，心神一直浸在凉爽的雨境里。

雨丝一阵紧，一阵稀，一直落到黄昏，忽在叠云堆里，露出一线淡薄的斜阳，照在一切沐浴后的景物上，真的，颦！比美女的秋波还要清丽动怜，我真不知怎样形容才恰如其分，但我相信你总领会得，是不是？

这时君素忽来约我到陶然亭去，颦！你当然深切的记得陶然亭的景物，——万顷芦田，翠苇已有人高。我们下了车，慢慢踏着湿润的土道走着，从苇隙里已看见白玉石碑矗立，呵！颦！我的灵海颤动了，我想到千里外的你，更想到隔绝人天的涵和辛。我悲郁的长叹，使君素诧异，或者也许有些惘然了。他悄悄对我望着，而且他不让我多在辛的墓旁停留，真催得我紧！我只得跟着他走了；上了一个小土坡，那便是鹦鹉冢，我蹲在地下，细细辨认鹦鹉曲。颦！你总明白北京城我的残痕最多，这陶然亭，更深深的埋葬着不朽的残痕。五六年前的一个秋晨吧：蓼花开得正好，梧桐还不曾结子，可是翠苇比现在还要高，我们在这里履行最凄凉别宴，自然没有很丰盛的筵席。并且除了我和涵也更没有第三人。我们带来一瓶血色的葡萄酒，和一包五香牛肉干，也还有几个辛酸的梅子。我们来到鹦鹉冢旁，把东西放下，搬了两块白石，权且坐下。涵将酒瓶打开，我用小玉杯倒了满满的一盏，鹦鹉冢前，虔诚的礼祝后，就把那一盏酒竟洒在鹦鹉冢旁。这也许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如今这印象兀自深印心头呢！

我祭奠鹦鹉以后，涵似乎得了一种暗示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音！我们的别宴不太凄凉吗？”我自然明白他言外之意，但是我不愿这迷信是有证实的可能。我咽住凄意笑道：“我闹着玩呢，你别管那些，咱们喝酒吧，你不是说在你离开之先，要在我面前一醉吗？好，涵！你尽量的喝吧。”他果然拿起杯子，连连喝了几杯，他的量最浅，不过三四杯的葡萄酒，他已经醉了——两颊红润得如黄昏时的晚霞。他闭眼斜卧在草地上，我坐在他的身旁，把剩下大半瓶的酒，完全喝了；我由不得想到涵明天就要走了，离别是什么滋味？不孤零如沙漠中的旅人吗？无人对我的悲叹注意，无人为我的不眠嘘唏！我颤抖！我失却一切矜持的力，我悄悄的垂泪。涵睁开眼对我怔视，仿佛要对我剖白什么似的，但他始终未哼出一个字，他用手帕紧紧握住脸，隐隐透出啜泣之声，这旷野荒郊充满了幽厉之凄音。

颦！悲剧中的一角之造成，真有些自甘陷溺之愚蠢，但自古到今，有几个能自拔？这就是天地缺陷的唯一原因吧！

我在鸚鵡冢旁眷怀往事，心痕暴裂。顰！我相信如果你在眼前，我必致放声痛哭，不过除了在你面前，我不愿向人流泪，况且君素又催我走，结果我咽下将要崩泻的泪液。我们绕过了芦堤，沿着土路走到群冢时，细雨又轻轻飘落，我冒雨在晚风中悲嘘。顰！呵！我实在觉得羡慕你，辛的死，为你遗留下整个的爱，使你常在憬憧的爱园中踟躅，那满地都开着紫罗兰的花，常有爱神出没其中，永远是圣洁的。我的遭遇，虽有些象你，但是比着你逊多了。我不能将涵的骨殖，葬埋在我所愿他葬埋的地方，他的心也许是我的，但除了这不可捉摸的心以外，一切都受了牵掣，我不能像你般替他树碑，也不能像你般，将寂寞的心泪，时时浇洒他的墓土。呵！顰！我真觉得自己可怜！我每次想痛哭，但是没有地方让我恣意的痛哭。你自然记得，我屡次想伴你到陶然亭去，你总是摇头说：“你不用去吧！”顰！你怜惜我的心，我何尝不知道，因此我除了那一次醉后痛快的哭过，到如今我一直抑积着悲泪，我不敢让我的泪泉溢出。顰！你想这不太难堪吗？世界上的悲情，就有过于要哭而不敢哭的呢？你虽是怜惜我，但你也曾想到这怜惜的结果吗？

我也知道，残情是应当将它深深的埋葬，可恨我是过分的懦弱，眉目间虽时时含有英气，可济什么事呢？风吹草动，一点禁不住撩拨呵！

雨丝越来越紧，君素急要回去，我也知道在这里守着也无味；跟着他离开陶然亭。车子走了不远，我又回头前望，只见丝芦翠碧，雨雾幂幂，一切渐渐模糊了。

到家以后，大雨滂沱，君素也不能回去，我们坐在书房里，君素在案上写字，我悄悄坐在沙发上沉思。顰呵！我们相隔千里，我固然不知道你那时在作什么；可是我想你的心魂，日夜萦绕着陶然亭旁的孤墓呢！人间是空虚的，我们这种摆脱不开，聪明人未免要笑我们多余，——有时我自己也觉得似乎多余！然而只有顰你能明白：这绵绵不尽的哀愁，在我们有生之日，无论如何，是不能扫尽抛开的呵！

我向往想作英雄，——但此念越强，我的哀愁越深，为人类流同情的

泪，固然比较一切伟大，不过对于自身的伤痕，不知抚摸怜惜的人，也绝对不是英雄。颦，我们将来也许能作到英雄，不过除非是由辛和涵给我们的悲愁中挣扎起来，我们绝不会有受过陶炼的热情，在我们深邃的心田中蒸勃呢！

我知道你近来心绪不好，本不应再把这些近乎撩拨的话对你诉说，然而我不说，便如鲠在喉，并且我痴心希望，说了后可以减少彼此的深郁的烦纡，所以这一缕愁情，终付征鸿，颦呵！请你恕我吧！

云音七月十五日写于灰城

秋 声

我曾酣睡于芬芳的花心，周围环绕着旖旎的花魂，和美丽的梦影，我曾翱翔于星月之宫，我歌唱生命的神秘，那时候正是芳草如茵，人醉青春！

不知几何年月，我为游戏来到人间，我想在这里创造更美丽的梦境，更和谐的人生。谁知不幸，我走的是崎岖的路程，那里没有花没有树，只有墙颓瓦碎的古老禅林，一切法相，也只剩了剥蚀的残身！

我踟躅于憧憧的鬼影之中，眷怀着绮丽的旧梦，忽然吹来一阵歌声，嘹栗而凄清，它似一把神秘的钥匙，掘起我心深处的伤痛。

我如荒山的一颗陨星，从前是有着可贵的光耀，而今已消失无踪！

我如深秋里的一片枯叶，从前虽有着可爱的青葱，而今只飘零随风！

可怕的秋声！世间竟有幸福的人，他们正期望着你的来临，但，请你千万莫向寒窗悲吟，那里面正昏睡着被苦难压迫的病人，他的一切都埋没于华年的匆匆，而今是更荷着一切的悲愁，正奔赴那死的途程。这阵阵的悲吟怕要唤起他葬埋了的心魂，徘徊于哀伤的荒冢！

呵！秋声！你吹破青春的忧境，你唤醒长埋的心魂——这原是运命的播弄，我何敢怒你的残忍！